

書叢興復族民

國 恥 史 講 話

沈 鑑 · 王 棧 合 著  
獨 立 出 版 社 印 行

國恥史講話

編著者 沈 鑑 王 棧

印行者 獨立出版社

正中書局服務部

重慶 中一路二八〇號

總經理

中國文化服務社

重慶 磁器街二十二號

拔提書店

重慶 武庫街八十三號

版 權 所 有

實 價 八 角

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初版

## 序言

四年前，我與王拭同學在清華讀中國近代史，聽蔣師廷黻講述中國近代外交史，感佩之餘，對於這一切外交事件的演變，發生了無限的興趣。兩年前，我們同在清華研究院研究外交史，先得了一種感想：這種種外交上的恥辱，如果只供埋首於文卷中的人研究，而不能將這種知識普及於全國國民，其意義是十分不夠的；於是我們又有了一個企圖：把這類事蹟，依據最可靠的材料，寫成大家能讀喜讀的書。正在計劃着怎麼寫的時候，盧溝橋事件發生倉卒，我們慌忙南歸，這事就擱了下來。

敵騎躁進，浙西淪陷，我就避居到溫州，又得與王拭同學共處，抵掌而談，以爲我們這次抗戰，是歷來國恥的總匯，也是歷來國恥的最後清算，有它歷史上的一脈長流，「知所既往」，則定能加緊現在的努力，尤其覺得我們原有的企圖應該早點實現，於是計劃草寫，歷時數月，乃垂垂成矣。

至今我們還沒有看見過一本通俗而又可靠的講中國外交史的書，所以寫的時候，定了

三個原則：文字要通俗生動，內容要扼要可靠，脈絡要清楚貫徹；這也就是說，要用講故事的材料，寫一本易讀的小書，使一般國民讀了，油然興發，愛不忍釋，而又知道我們國家民族所受的恥辱，奮然思起。起初所用的是章回小說體，覺得易於產生流弊，所以又改成現在這個講話形式。如果有極少數讀者真個被這樣吸引住了，我們也就不得不慶幸這個大胆嘗試的成功。

離開北平時，所能參考的材料都不能帶回，這就造成了寫作時的極大困難。溫州僻處浙南，不用說了，後來我到了重慶，就很想設法利用點材料改削充實一下，可是却一樣的不可能。隨便舉一兩個例罷，比如中日甲午之戰中的海戰，張師蔭麟就會在清華學報上發表過一篇「甲午海軍戰績考」，這篇極有參考價值的文字，在目前戰爭的離亂中，竟不可求。又如辛亥革命前後的外交，尤其是鐵路風潮一段，一個西洋人所做的一本「滿清遜國與列強」(The Manchu Abdication and the Foreign Powers)，就是本很有用的書，更遍訪無着。這個困難一時是無法解決的，因此，或就已得材料，或憑記憶，就寫成現在這樣比較不十分充實的內容，這是覺得甚為遺憾的！然而仍得向讀者聲明，我們並不亂鈔或杜撰，雖然像是在講着故事，可是每一句話，每一個小節，都代表着一個真實，決沒有一點含糊。

關於內容方面，也有幾點值得一提。全書結構及內容的歸納與分配，是很費過一番心思的，望讀者不要輕易放過。「導言」一講，是特別用力寫的，因為它不但說明我國過去歷史上外患的總相，也且描畫了我們所謂國恥史的全貌。「同光中興」及「再度自強」兩講，雖然所關係的大部屬於內政，却是外患煎迫中的驚醒與掙扎，寫下來，不但可以明白中國近代史的真正發展，也且更可理解那時成功和失敗的因果關聯。「瓜分運動」裏面包括了瓜分、拳亂及日俄戰爭三件事，因為拳亂是瓜分運動的反抗，而日俄之戰是瓜分運動的一個結果，所以都放在這樣一個總題目之下。

最後，我希望這本書以後有機會再寫一次，補充那一時無法補充的缺憾。同時，我又相信這本書決不會再續寫下去，因為它告訴諸位讀者的只是一個問題：為什麼有今天的抗戰？抗戰以後，歷史重創，當然是另一個場面了。

二十八年十月八日沈鏞於重慶嘉陵江畔。

## 第一講 舊恨新怨

### 導言

說起世界上文明古國，也不算少，據在下所知道的，就有好幾個：第一算埃及，它開國到現在，已有六千多年。第二算巴比倫，它開國到現在，已有五千多年——有人說，如果將來地下的史跡發現越多，也許它的歷史比埃及還要古呢！其他如克里地、腓尼基、猶太、印度、波斯、希臘、羅馬，都是文明古國，有的已有四千多年，有的還才二千多歲。而我們老大中國，自然也是當中文明古國之一，它比起埃及、巴比倫來，要算弟弟（只要看埃及已在大規模建築它高插雲霄的金字塔時，我們傳說上的堯、舜、禹王爺們還沒有出世呢！），至於比起希臘、羅馬來，却要以老大哥自居了。

說也奇怪，這等文明古國，一個個跟着亡了。各位要曉得，當今的埃及，不是古時的埃及；當今的希臘，不是古時的希臘；當今的意大利，更不是古時的羅馬，雖然江山依舊，却已人物全非，這幾個國家的人民，早已不是他們古時留下的子孫了。至于我們中

國，却不是這樣，三四千年來，雖幾度偏安于江南，一度見滅于蒙古、滿洲，但拚着我們的人口多，文化高，潛移默化，終于奪回了江山，甚至消滅了他們的種族，直到如今，還是一個巍然古國，出現於一個嶄新的世界上。

但我們這個老大中國，雖然直到現在，還能老當益壯，可是中間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次患難，不知受了多少次蠻族的摧殘，險些兒要永遭亡國滅種之禍，世世代代，永做蠻子們的奴隸呢！大概中國自古以來，最大的外患只有兩個，其餘的只算湊湊熱鬧。這兩個外患是誰？第一個就是匈奴。說到匈奴，我們免不了談虎色變。原來秦漢之際，匈奴最盛時，它的領域並不小於中國，且看秦始皇那樣英明威武，滅六國，一天下，心中還只怕個匈奴，造萬里長城便是防禦匈奴。有一次，他聽到一個謠言，說「亡秦者胡」，這話原說亡秦者是他的兒子胡亥，他却疑是胡人——匈奴。後來漢高祖統一天下，着實享受些皇帝的福，單就有一件事使他心中懊惱，便是對付不了匈奴。有一次，漢高祖給匈奴圍在平城之白登山，過了七天七夜，才喬裝逃出重圍，險些兒要送掉性命！以後只得聽從劉敬的話，辦了個睦鄰外交，把宗室女兒，嫁給匈奴的單于，才算了事。高祖既死，呂后當政，匈奴的單于居然敢調戲起老寡婦呂太后來，他寫信給呂太后說：「你老人家空房獨守，我孤憤

（單于自稱）也是個單身漢，兩國君主都不快樂，沒有可以排遣的，甚願拿我所有的，換你所沒有的」。呂太后雖然氣得半死，但也莫可奈何他半點，只得忍氣吞聲，同他敷衍一番。看官，這樣威震四海的天庭，還奈何他不得，當時匈奴的強盛就可想而知了。原來秦漢以前，匈奴也同中國的春秋戰國一樣，互相廝併，鬧得不可開交，到了中國大統一完成，他們也併為一家，與中國儼成敵體，若不是中國也恰在那時統一，豈不是中國就有亡國滅種的危險麼？所以有些史家說，這真是中國的天賜之幸！漢武帝即位，靠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，國勢大強，於是征討匈奴這個名詞，就同現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一樣流行。當時着實出了幾位民族英雄，例如衛青、霍去病、李廣等都是，就中霍去病尤其年少英武，有一天，他征匈奴成功歸來，漢武帝非常高興，拍拍他的肩膀說：「去病，我替你做媒，揀個標致的姑娘給你」。霍去病說：「皇上，匈奴還沒有滅掉，怎談到什麼娶親成家的事！」這是多麼豪邁的氣概！他們征伐匈奴，都是窮絕荒漠，幾千里不見人煙，真是浪漫的悲壯的民族戰爭。但武帝以他五六十年的畢生精力，還不會斬草除根，匈奴雖一時屈服，過了一二百年，又復崛強起來，于是東漢時，只得又大大興師討伐，寶憲們便是那時最大的英雄。這一次，就將一部分匈奴趕到歐洲去（現在匈牙利的人民，就有他們的血

統)。其留於中國邊疆的，雖常爲邊患，但決不如往時之咄咄逼人丁。再到後來，我們這個老冤家到什麼地方去也不知道了。

第二個外患就是東胡。看官要曉得，這裏所謂東胡，是廣義的，這不僅僅五胡亂華南北朝時的鮮卑拓拔魏，就是後來建立遼朝的契丹、金朝的女真、清朝的滿洲，統統是東胡族。我們不必囁嚅，引經據典說明東胡族的來歷，我們只曉得五胡亂華時，東胡鮮卑就開始強盛了。諸位當還記得，五胡亂華的五胡，其中就有一個是匈奴（羯亦匈奴之別支），一個是鮮卑，發難者是匈奴，收統一之功者便是鮮卑。就在這時候，匈奴已成強弩之末，鮮卑則方興未艾，蓋兩民族之盛衰繫焉。單說鮮卑既一統北方，建號北魏，在北方整整坐了兩百年的江山，南國的朝代雖四易主人，而他却拓拔一氏，世有天下。那些名門巨族，未嘗南遷的，也就攀附鳳凰，與這些鮮卑的皇室結親。至於鮮卑語，好比當今的英文一樣，真是風行一時，誰能說得一口鮮卑話或所謂胡語的，也就可以討鮮卑大人的歡心，做鮮卑的走狗，或者就在燈光輝煌的盛大宴會裏，與鮮卑貴族應酬應酬，或者可以充任什麼海關職員一流的人物了。顏之推的顏氏家訓裏曾說：「齊朝有一個士大夫，曾經對我說：『我有一個兒子，年紀已經十七歲，很通曉點書疏之類，教他的鮮卑話，以及彈琵琶，也

稍稍能夠通解，拿這套本領去伏事公卿，我想沒有不獲得寵愛的」。也就可以看出一般人的媚外心理與鮮卑人的威風了。現在不是有些人學得幾句英語便罵人，反而心中洋洋得意麼？原來那時也有「漢人學得胡兒語，轉向城頭罵漢人」的事呢！

大家都說隋唐是中國人的天下，隋姓楊而唐姓李。但照現在有些博學的歷史家研究起來，楊李兩家也就未必是漢人。他們自稱是名門之後，其實他們的家譜是捏造的，他們或者根本就是東胡鮮卑人，或者他們的男系祖先，是未曾南遷的華人，而他們母系的祖先，則無疑地大半是鮮卑女子。總而言之，隋唐天下，就說不是鮮卑族做主人，至少他也就有半個分兒了。

唐衰，遼起；遼衰，金起；金衰，清起。這一千多年的歷史，東胡族勢力，真是不絕如縷，中間雖有蒙古崛起，滅東胡與漢族，統一天下，但旋起旋滅，不百年而又逃歸和林，這只能算是歷史上的一段插話，不能視同東胡族，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脈長流呀！却說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東胡族正在統治時，却有兩個魔王的腳蹄先後踏進中國來。這魔王，不同往時的匈奴東胡一樣——只是孔武有力，不大聰明精能。這魔王，身材既粗大，腦子又靈活，他竟能造作許多法寶，憑憑你有戴宗的一雙好腿，一日能行八百

里，黑旋風李達的一雙好斧，殺人如斬麻，全不相干。且說這些法寶，全是妖精變的。譬如他有一種蝦精，在水上能日行千里，任你狂風猛浪，只是橫衝直撞，毫無阻礙。又有一種蜈蚣精，在陸上一日能行四五千里，張開一雙閃亮的眼睛，隆隆的向前直奔，古語說得好：雲從龍，風從虎，這妖精過時，好一陣狂風習習也。還有一種黃牛精，夜間張着兩隻眼睛，光芒照數十里外，只聞呼呼一聲叫，數里外的人們便須閃開，否則牛蹄到時，便叫你腦漿塗地了。最可怕的是蜻蜓精，牠能騰雲而行，日飛萬里，除掉孫行者一個能斗十萬八千里，誰能同牠爭快？蜻蜓精還有一種厲害，牠放起屁來，屁中帶毒，可叫百萬人口，一個個笑死、哭死、悶死、爛死；牠撒起恭來，一堆堆糞粒落下，可叫百萬人烟的都市燒得瓦礫遍地。還有一種叫做蜘蛛精，牠結網遍人間，最善通風報信，譬如倫敦有事，只消幾分鐘便可報信到上海了，你看神行太保戴宗，若做通風使者，還能跟牠比麼？還有一種甲蟲精，善能逢山過山，逢樹斬樹，若走平路，更無忌憚，任你刀槍大礮，也殺牠不死。這魔王還有許多妖精，就是單單報告名目，報到明天也說不完，更有幾種祕密養起來，外界人不知道的，我們更無從探悉了。總之，這魔王着實厲害，孫行者的件件本領，他差不多都會。看官試想，他拿着西遊記、封神榜裏的種種傢伙，同我們水滸傳、三國演義裏的種

種武器火拚，我們還打得過他嗎？可恨就輸這麼一着，這老大的獅子就抵擋不住這新進的魔王，而匈奴東胡之後，第三個大難又來了！

却說這魔王有兩個：第一個姓白，是西魔王；第二個姓倭，是東魔王。西魔王身材高大，黃髮碧眼，在一千多年前，他原也是斷髮文身，赤裸裸來往森林中的蠻子，只是最近三四百年來，道行大進，這一批妖精就是這一百五十年間養起來的。東魔王身材矮小，他自稱姓黃，與我們是一家，但我們族內從不曾出過這樣不肖子孫，大概是我們黃家野生的雜種。他原是一無所知，却一味苦學，這七八十年來，他從西魔王那兒學去幾件法寶——于是也就張牙舞爪，作威作福，為我們的心腹之患了。

看官，在下講的國恥史，就只講這兩個惡魔欺侮我們的歷史。這歷史從頭到今，統統不過百年，可是我們中國，也就給他們鬧得天翻地覆。至于匈奴東胡欺侮我們的國恥，這兒也不及細講了！

## 第二講 西方魔王東來

### ——中西通商——

魔王真成我們的外患，才在百年前，那便是歷史上大大有名的鴉片戰爭，其實他來到中國，却已有四百多年了。當初他只居心做些買賣，中國的天朝也實在威風，所以他們倒貼順得很，凡百聽受中國的吩咐，只是後來天朝的勢力一天不如一天，魔王的法寶又越造越多，竟弄成一副喧賓奪主的局面。這些傷心的故事，在下一要源源本本的告訴各位，在這兒，却先要談談這魔王在到中國以後，鴉片戰爭以前，這三百年間同我們所打的交情。

說來這魔王當時有好幾十個兒子，就以英吉利、法蘭西、普魯士、俄羅斯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美利堅等等為最著，其中又以英吉利最為強大，買賣大，錢財多，海軍又是水上霸王，所以諸兄弟們都推他為頭目，惟他馬首是瞻，他也自命不凡，常常擺出老大哥的架子來！然而英吉利這種勢頭，都是最近兩三百年裏面才造成的，在四百來年前，他們兄弟中最出風頭的並不是他，却是西南角一只半島上安住的兩個兄弟——西班牙和葡萄牙。

牙。看官切莫要小看這兩個現在積弱不堪的國家，想當年也是目空一切世界上最豪富的主人哩！這兩兄弟在四百多年前，原來在海上發了一批橫財，諸位不是聽見過那大名鼎鼎的哥倫布吧，他原就是他們家裏的夥計。

且說當初這西葡兩國，分頭幹些冒險勾留，西班牙往西走，葡萄牙向東來，各各滿載而歸。西班牙最大的夥計是哥倫布，他們的收穫是美洲——新大陸的發現；葡萄牙最大的夥計是亨利親王（Prince Henry）、瑪瑟（Matholomew Diaz）、嘉瑪（Vasco Da Gama），他們的收穫是新航線的發現；從前歐洲人到亞洲來做買賣，是走地中海的，那時蘇彝士運河還沒有開鑿，時而落船，時而上岸，非常討厭，現在他們居然找到一條新的航線，就是繞道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亞洲來。這新大陸與新航線的發現，史家們就總稱之曰「地理的新發現」。這一個新發現，可了不得，就將歐洲全部的歷史完全改變了面目（至于這個新發現的詳細情形，及其事先的因由與事後的演變，這裏不能細講了！），同時，也就教西班牙、葡萄牙兩國的資本家，豪富蓋世，只是他們的子孫不肖，不上百年功夫，市場與家財慢慢給人家奪去，再過百年，就大半落在英吉利的手裏了。

我們不是說過葡萄牙向東來嗎？航海到中國的第一個小魔王，也便是葡萄牙人，那時

(一五一六)正是明代嘉靖皇帝當國的時候，當時他們意在做點買賣，中國天朝待夷人本是寬宏大量的，所以就許他同上國老百姓來往，後來索性將廣東的澳門地方租給他，作為他們買賣的根據地。一到清朝，葡人既衰，英夷繼起，於是種種不同的「紅夷番」，就讓英吉利領頭了！其餘如荷蘭、普魯士、美利堅、法蘭西、丹麥、葡萄牙，雖也有些買賣，有些商人來往，要以英吉利的交易為最大，英吉利的商人為最多。看官曉得，那時中外做買賣的情形與現在完全不同，現在洋大人是多麼神氣，他好到處做買賣，到處住家，到處有人奉承；但那個時候呢，我們天朝的百姓根本不把他們放在眼裏，根本不許他們東撞西跑，背地裏還罵他們是「直腰桿子」呢！

却說那時只有一個地方許與洋人做買賣的，那就是廣州，什麼上海呀，甯波呀，福州呀，廈門呀，全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同自己做買賣的地方，洋人那敢踏進半隻腳來，因為天朝皇帝說定，只許廣州一個地方，可與洋人做買賣的。說也可憐得很，就是廣州地方，洋人也只能住在城外的「夷館」裏，城內是絕對不許讓洋人進去的，洋人如果要送一個稟帖給城裏的官大人，他們按例只能送到城門邊，再由城邊的吏員轉送進去，如立刻要等候答覆，也只好立在城邊老等。就是說住夷館罷，也有個很嚴的章程，每天出外散步，不能過

申時，不能離夷館十里地，否則天朝就不客氣的要辦罪的。至於中國文字，絕對不許他們延師教學，爲的是洋人一懂華文，天朝的機密就不免要洩漏了！洋人按例不得雇用中國的奶媽，因爲天朝的奶，不能去養番邦黃髮碧眼的小蠻子。洋人按例不得坐轎，因爲天朝百姓的頭，不能架着洋人的屁股走路。說到「夷婦」或所謂女洋鬼子，只許住在澳門，連廣州城外的夷館也沒有她們的分。諸位試想想，這種限制之下的生活，洋人忍受得了嗎？

可是生活苦些，只要買賣做得暢快，錢賺得多，倒也罷了，可憐洋人明曉得在中國可賺一大批銀子，只爲那天朝的章程與慣例所限制，又不能好好做生意。我們知道，洋人是不能隨便同中國老百姓做買賣的，廣州當時有一種商人，專與洋人做買賣，這種人叫「洋商」，他們開的行叫「洋行」，這種洋行大概初時有十三間，後來雖或增或減，大家就沿着叫做「十三行」。這十三行是「打公司的」，說得冠冕一點，就是洋貨的「托辣斯」，說得通俗一點，就是「洋行公會」，洋人一切貨品，須先賣給他們，才好轉手賣給中國老百姓，中國老百姓的一切貨物，須先賣給他們，才好轉手賣給洋人；這就是說，凡是洋人與中國人的買賣，都必須經過他們的手，才能成交易，這樣的居間一買一賣，他們就暴富了。當時十三行中的一個姓伍的人家，叫做伍崇耀的，他家裏就有五千萬兩銀的家當，據

說，他便是那時候全世界——包括中國與外國——最大的資本家，當時廣州人們有一句土話，說「銀錢堆滿十三行」，十三行的豪富，也就可想而知了！但是他們的錢是從那兒來的呢？還不是從洋人身上刮來的嗎？若洋人能同中國人直接做買賣，這一筆銀子還不是落到洋人自己的腰包麼？但十三行的制度，是奉天朝皇帝的特旨定的，皇帝還叫十三行的行商們管理洋人，洋人如有犯法或觸怒天朝時，惟十三行行商是問，這樣一來，十三行不恰就是洋人的頂頭上司麼？所以十三行成為洋人的眼中釘，心頭石，恨不得消滅他。洋人在廣州做生意的苦處還不止這一點，在關稅上，他們也弄得敢怒而不敢言。廣州的關稅，我們天朝也曾頒布過一定的稅則，載在籍冊，昭昭可查，大概關稅共分兩種：一種是就貨的多少貴賤而加以徵稅的，叫做「貨鈔」；一種是就船的大小長短而加以徵稅的，叫做「船鈔」。其實當時貨鈔、船鈔加起來看，稅銀並不很重，比他們英國本國的稅率還輕些呢！可恨廣州一班官吏，就當關稅是塊肥肉，正稅之外，還添設種種非法的稅銀，什麼官禮、繳送等等名目，叫做「陋規」，這陋規比正稅還大。譬如船鈔罷，大概三四百噸的船，應該納稅一千兩左右，但在這正稅之外，還要送官禮一千八百兩，這官禮，就落在官吏們的腰包裏。譬如貨鈔罷，普通值百抽四或值百抽五，但他們另立了一種陋規，值百抽六，總